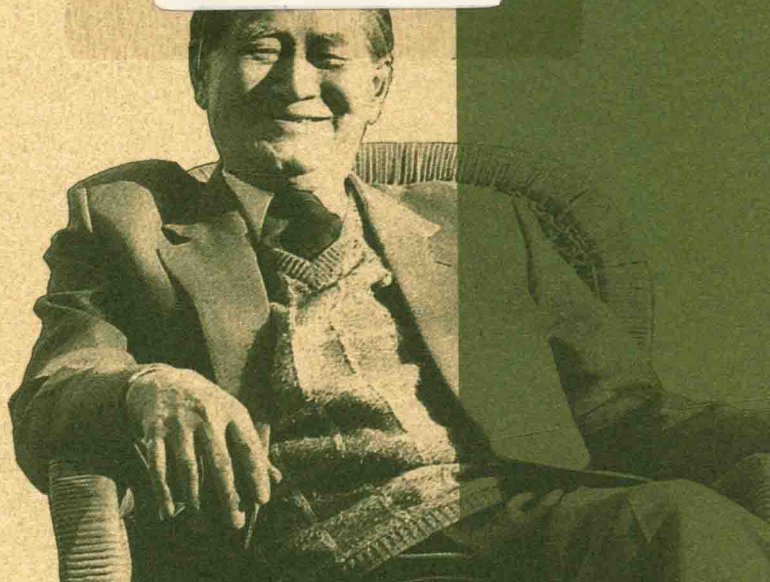


徐迟文集

第六卷

文论



作家出版社

徐迟

徐迟文集

第六卷

文论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迟文集. 第6卷, 文论 / 徐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

ISBN 978-7-5063-7539-9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文学评论 - 文集 IV. ①I217.2 ②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626号

徐迟文集 第六卷 文论

作 者: 徐 迟

责任编辑: 林金荣

助理编辑: 陈颖琦

资料编辑: 郭 瑾

装帧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李大庆 李卫东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520千

印 张: 20.12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539-9

定 价: 49.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当知道我着手编我自己的文论卷后，一位老朋友，诗人曾卓关照我，一定要小心一点，慎重一点。文论不比其他的创作，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它往往会惹起一些是非来，甚至会酿成什么风波。我当然很感谢他给我的这些劝告。其实，什么文体都是应该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的，哪怕就是抒情诗，也并不都是随心所欲地写出来的，而大多数是再三再四地推呵敲呵的，推推敲敲的才弄出来的。

到我着手工作起来时，我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文论文章，都要如此地谨慎小心的，只有某些带政治性的文章才要多注意一点，并且要把把关。然则全世界皆然也。而真正的美学评论却无需如此紧张的。刚开始时，我的大多数文论文字不过是一些抒情诗而已，是美的文学，那时，孜孜以求的是美。《圣达飞的旅程》就写得很美的，那篇《希腊女诗人》也写得很美的，这多少有点够得上资格，被称作美的文论文章的了。它们都是在追求真、善、美、爱、心、智、均匀、平衡和完整、和谐、幽雅、潇洒等等，等等的。

只是那篇《新土耳其诗人奈齐》就稍为差点儿了。两篇意象派的文章可能稍好，或者只是略有差点儿，但多少还有点美感。以后，越发不行了。反正不如我开头写那两篇文论，相当地精美、欢畅、流利。后来的那些文章，不用说感情已不够饱满，好像思维已渐见僵化了。如今反思起来，真觉得很有意思。看来就在我对评论的认识上，早就出了毛病了。看来是我竟会以为，诗才可以用“心”

写，评论则是要用“脑袋”写的，不知道评论也是要用“心”来写的。

我把我开头写的几篇介绍外国文学的，醉心于三十年代现代派的文章，收进这个集子，是想露一点底子给当前的新潮派看看。那时的现代派都是多少下过一番功夫的。曾从邵洵美那里得到过一本《论现代主义诗歌》，还是徐志摩收藏的书，有他的亲笔签名的一本书，非常之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但那时，现代主义已吃不开，晦涩的诗是没有人读的。施蛰存对我说：你尽写些这样子读不懂的诗，叫我怎么给你发表呢？后来，我就搞不下去了。又写了些多少可读懂的作品，偶尔也给他难读的诗，如艾略特的那首《一支雪茄和一本导游书》，则作了些注释，得到发表，是没有什么人读的了。

一进入四十年代，我就弃邪归正了。这就是后来的那么几篇大作，浅浅涉猎了古希腊的史诗与诗剧的东西。有篇莎士比亚论文，多少是有点雄心勃勃，想钻到学术界中去钻研点学问。然而太难了，此道我没有走通。然后就不再写诗，逐渐转向了散文。现在诗歌界已忘记了我，把我归于散文中的报告文学一类别了。文论也给转了过去，我也无意于评论事业了，这都是同时发生的事。值得一提的是那篇《在泥沼中》，枯燥无比，为此专诚保留之焉，事实上是这几十年里，大多数人都在这泥沼中间，自己总算略微跳出来了一些，可有不少人似乎还永远泡在里面了呢。

但因曾经写过诗，还没有被有些人，也没有被自己所忘记，还免不了在诗与散文中并驾前驱。五十年代初还为惠特曼的《草叶集》和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开过世界名人纪念会，为大会主持人起草了开幕词和报告书。接着是《诗刊》创刊，被拉到编辑部坐镇，承担了三年十个月的编务，这段时间，大言不惭地为诗歌发言，回头再看，觉得还有少许是可以留下来作一个里程碑的标志的，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分的一些谈诗的文字，那时正在逐渐地，再后来差不多全部地转向到了报告文学。

我的文论就是这么两部分：上编谈诗与下编谈报告文学，上编共四十二篇，下编共二十八篇。我在我的晚年里，写的少许报告文学作品，居然也曾风行一时，实际并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内容。那时，到处来找我谈论报告文学，我说得很多，略有一些是重复的话，但多少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里程碑似的标志而保留下来的吧。

也值得提一下的是一篇《日丹诺夫研究》了，可和《在泥沼中》互相呼应。其实已不需要，人们也早已经忘记了这些泥沼中的泥沼了。

此外，下编中还夹杂着与报告文学不相干的评论文字，有综合地谈论了文学的，有分析研究作品的，如《〈红楼梦〉艺术论》，它和那篇《九歌》的节要，是“文革”时期留下来的雪泥鸿爪，也还可以作一个可悲的里程碑的。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五日

目 录

自 序 / 1

上 编

林德赛的《圣达飞的旅程》 / 3

希腊女诗人沙弗 / 11

新土耳其诗人奈齐·希克曼 / 17

意象派的七个诗人 / 24

艾兹拉·庞德及其同人 / 38

评艾略脱的《荒原》，并注释他的一首诗 / 42

与邵洵美的对话：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 / 51

抒情的放逐 / 56

谈洛尔迦的诗 / 58

里尔克礼赞 / 63

(以上三十年代之作)

谈比喻

——评《鹰之妻》 / 69

《依利阿德试译》的注释 / 76

论剧诗与机关布景 / 92

关于《普罗米修斯被绑》 / 115

(以上四十年代之作)

论《草叶集》 / 122
谈民歌体 / 147
谈格律诗 / 153
漫谈叙事长诗 / 161
谈朗诵诗 / 166
南水泉诗会发言 / 176
初读长诗《李大钊》 / 186
读《动荡的年代》 / 192
谈郭小川的几首诗 / 200
古巴的雷声和古巴的歌声 / 206
(以上五十年代之作)

其源出于劳动号子 / 211
《站起来了的长江主人》序 / 218
黄山谈诗 / 227
黄山谈诗之二 / 236
(以上六十年代之作)

再谈朗诵 / 244
《九歌》——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节要) / 253
《红楼梦》艺术论 / 267
新诗与四个现代化
——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 383
关于诗歌的意见 / 388
新诗与旧诗 / 391
(以上七十年代之作)

《芦芒诗选》序 / 393

《袁水拍的诗歌集》序 / 398

时代的怒涛

——张万舒《黄山松》序 / 405

沉舟已经升出水面

——《吕亮耕诗选》序 / 408

纪弦和他的诗 / 411

鸥外鸥 / 418

法国当代五诗人诗选的引子 / 430

(以上八十年代之作)

关于诗的几句话

——赠《华夏诗报》 / 434

下 编

在泥沼中

——向文艺界的朋友们和读者贺新年 / 439

(以上四十年代之作)

谈特写

——《一九五六年特写选》序 / 446

漫谈游记 / 452

说散文 / 457

说源流 / 466

一些速记下来的思想 / 472

(以上五十年代之作)

文艺和现代化

——在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 476

文学与科学

——在中国作协第三次大会上的发言 / 482

再说散文 / 491

关于报告文学问题 / 498

写了《猜想》之后 / 526

(以上七十年代之作)

谈科普作品 / 532

郭沫若、屈原和蔡文姬 / 536

吸收外国文艺精华总和

——为《外国文学研究》季刊创刊号而作 / 544

《瓦尔登湖》译本序 / 547

外国文学之于我 / 558

日丹诺夫研究 / 575

《左琴科幽默讽刺小说选》译本序 / 583

现代化与现代派 / 585

《文学源流表》序及跋 / 590

江河水利的科学和文学 / 598

也要研究外国的科学文学 / 602

我们的文艺与我们的时代 / 606

报告文学的时代 / 610

报告文学漫谈 / 614

报告文学要走进生活 / 622

关于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 / 625

谈谈灵魂和灵魂工程 / 629

(以上八十年代之作)

上 编

林德赛的《圣达飞的旅程》

圣达飞的旅程 (Santa Fe Trail), 是因为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首府而命名的一条商业性的通道。现在它已经是历史陈迹了。

圣达飞的旅程, 是十九世纪初, 起于二十年代, 迄于八十年代的, 成群结队, 用大篷车来往的, 经商的美国商人, 开拓荒原, 往返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和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飞之间的, 一条很有名气的商业通道。途中, 时常遭受到红色种族的印第安土人的弓箭袭击, 时而他们举行和谈, 时而双方发生剧烈战斗, 最后乃由军队保护车队, 直趋西部而去。

但到二十世纪, 火车早已通行, 汽笛之声不断, 又有无数汽车, 按着喇叭, 奔驰在大路上, 喧闹着, 叫嚣着。要买路钱的印第安人, 也已转移, 消失不可见了。

这首《圣达飞的旅程》的诗作者是美国诗人维琪·林德赛 (Vachel Lindsay)。他生于一八七九年, 在伊利诺亥州的春地 (Spring field), 死于一九三一年, 于诗人的故乡。两年后, 一九三三年秋, 我在北京, 翻译了这首诗, 发表在上海《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当时还写了一篇评介文章, 同一期刊出, 是我的最早发表的第二篇的作品。下面即是评介文章的摘要:

从二十世纪巨人的腹中, 产生了二十世纪的新时代的诗人。新时代诗人的歌喉是针对着现代人的情绪而发的, 因为新的诗是面对

着现代世界的骚动和狂乱而歌唱的，也是面向了现代人的机械化和精神贫血症的情绪而朗诵出来的。

旧式的抒情，旧时的慰安都已过去了。新的诗人掀起了美国的新诗运动来。林德赛是美国的新诗运动中的诗人。但是他，多少还免不了有点儿怀旧。

故林德赛的诗还是讲究音韵和格律的。他有现代情绪。但不是现代派。他是在舞台上，当着千百人的面，而朗诵，而歌唱的。他的有音律的诗，有一种律动的生命，正如风吹动的树，正如飞扬白沫的喷泉，正如熊熊之春的跃起，字里行间，都有音律存在。林德赛的诗，如有着强烈的交响音乐的结构。

近百年来，诗都成了书本上的艺术了。爱美荪说：诗有两类，阅读的诗和歌唱的诗。林德赛的诗是属于后者的。他的诗的音律跳跃、翻身、转移、涡漩。在《圣达飞的旅程》的诗句旁侧，还印刷着小字作说明，指示了朗读这首诗时的声调和表情的规定。

林德赛在职业上不是诗人，而是演说家。他是用他的口才来谋生的。他坐在挂有软卧车厢的列车中，一次又一次，到处在美国旅行。他演说，并背诵他的诗，如《中国的夜莺》、《刚果河颂》、《圣达飞的旅程》。他被美国中西部俱乐部里的太太们包围起来，用各种兴奋的嚣扰、沉闷的问题来苦恼他。美国人之要听他的朗诵已如此之狂热，使他的神经涨满了血液。在他晚年的日记里，他很恼火：“我被人烦得要死了。”“我听了那么多的话，可以堆起来建造万重塔了。”他说。他到处接受人的提问。他得忍受这一切，和人们握手，摆好姿势给人照相，还要接受人们的邀请，出席晚宴。他忍受了在全国旅行的疲劳，忍受了可憎的讲坛，忍受了和平心情的失落，致成了写作能力的衰退与精力的消逝。

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全国大地上跋涉，背诵诗篇以及说教，一般地使千百万人听见。但报酬不丰富。经过经理人之手，到手的金钱仅仅是剩余的零头。而他到处奔波呵。他发现美国街上，没有

摆上桌子椅子的咖啡座，可以让人休息。而行人如蚁。他确是个忙碌的演说家。贫困抓住了他不放。

他变成舞台上的诗人是一九二〇年以后的事。他的《金色的鲤鱼》出版了。纽约的评论，于他不利。他作了一次英国的旅行，英国人说他，“不错，好诗人。”非常欢迎他。在他回家乡时，春地也张开手臂欢迎他。可是，跟着又是长途的奔波，他不能在家乡的麦田上，静听“甜的，甜的，甜的，甜的”歌。他还是得在软卧车厢中，凝望大地后退。一九二一年他的母亲去世。慈母一死去，姊妹来和他打官司，争房产。为故乡所不容，他只能在异乡寄宿，成为一个漂泊流浪者，没有一个家。可是他写作的房间却成了展览馆，人群涌来涌去，参观这“诗人之家”。那些肥胖的夫人们，一生都不打开一本书的，却卖弄风雅地，流连在林德赛的书桌之前。

他说过他不想做浅薄的诗人。流浪歌手这个称号，给了他鼓舞。一九二三年他到了密西西比州的葛夫港，成了大学院里的诗人。因一次爱情的失意，他又离开了那里。一九二四年他到了华盛顿州的史波铿城，一九二五年，他和一个梦想着成为诗人之妻的多情少女结了婚。在史波铿城他们居住到了一九二九年才回家乡，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伊利诺亥州欢迎他回来，可是这个州现在也变得更商业化了。

他依然得出去演说，去背诵他的诗。《刚果河之歌》又使他的脑海里，充满了血液。他感到了疲倦。他旅行在失去了愉快的旅途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挣扎到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在十一月三十日，他有过一次最成功的演说，听众特别地多，而且特别地热情，让他得到了快乐和安慰。七天以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好不容易呵，最终他从《刚果河之歌》的舞台朗诵中，解脱出来了。

以上正好是我六十年以前，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译出了他的《圣达飞的旅程》之同时，写的一篇评介文章的摘要。时光流逝

真是快呵！五十一年后，即一九八四年秋，我到美国访问，到了伊利诺亥州，但并没有到春地去。我曾问过美国人还知不知道林德赛这个诗人？他们大多数人已不知道了。我可是至今还喜欢《圣达飞的旅程》这首诗，和中国目前的情况颇为相似的，因此现在还把它作为附录，编入集子，供我们参考。对于美国，它是过时了；对于我国，它还没有过时。

附录：

圣达飞的旅程

我问了那老年的黑人：“这是一只什么鸟？它唱得太好听了！”他回答说：“这是瑞喜莺”。“它有没有别的名子呢？”“没有，就叫瑞喜莺。”

一、一辆跑车从东方驶来

（此处须用愉悦之音，调门高低则随意）这是清晨的时候那种音乐的序列：起初仅从远远的东方传来了营营的微声；于是这微声转变成旭日初升的歌唱。听呵，这平静的号角，芳香的号角，赞颂的号角，听呵，这微弱的号角，古老的号角，圣灵的号角……（此处或歌唱，或朗诵，须迅疾）呵，这散步的号角，追逐的号角，竞赛的号角！于是这黎明的纯洁的面纱给揭开了，黄铜之车辆，疾驰而来。它燃烧在东方，像旭日燃烧在那遥远旅程的海湾上，我看见极大的闪光。车头灯是它的眼睛，像蛟龙的双瞳。它从加油站的大

红瓶颈饮吸汽油。它如火箭射入黎明的新鲜的雾中。它来时像闪电，又咆哮着过去了。它会和风磨相欢呼，它嘲讽，它呻吟，它闪避龙卷风，计算里程碑，经过了原野之犬耕作过的山峰，疾驰而过千重山上的牛群……呵，看这泪水的号角，恐怖的号角，勇敢的号角，呵，看这欢快的号角，犬吠的号角，狂吼的号角。（或歌唱或朗读以徐徐的沉着的最低音出之）呵，看这堪萨斯州，给我们苏醒的大地呵。当屋宇窒息我们，大部头书扰乱我们时，旭日的堪萨斯州，收获者的堪萨斯州，在我们的面前，有百万人在找寻着呵。

二、许多汽车经过，向西去了

（恬静而徐缓的叙述式的音节和姿态）生物应当生存在自得其乐中，我不会无缘无故杀死一只蚱蜢，即使它把我的衬衣咬破了一个洞。我放走它，给它一个生存机会。或者在它偶然想咬我的帽子时，它还在唱一个抒情的蚱蜢之歌呢。

在长途的道上，我是个流浪人，属于积垢、褴褛的，不法之徒。我这时或午睡，或散步，打呵欠，又东张西望，书写一些痴人的思想在我的小本儿上，背诵它们给孩子听，泰然地考察一切。工作时我工作，高兴时也乞求，时而作轻巧的画图，使老乡凝视，使黄昏中的未成年孩子睁大了眼。而且呢，要让我有了一堆干草，就可以睡觉了，在这个优游终日之日之终了时。

我发现在新近刈割过的草根那儿，正有着微语，与宴会，都是人们所爱好的：草莓的微语，白色的与红色的草莓，和这里的新刈割的倒下来的干草。可是我不会独自散步到老死的，如果没有吸饮着生命的号角闪闪而过。它们飞驶过来了。绕着林檎的土地，嘘嘘着微语之音，在沉寂的晨曦中，车辆是一目了然的，最现实的行列，于是美梦消逝在零乱的号角声中。

在每一面轻快的旗帜上，都有一个大的黑色的名字——这些是疾行的城市，是每一辆车来自的城市（像合众国车站上的车运职员